

宋遂良 王万森 编

百家论杂文

BAIJIALUNZAWEN

百家论杂文



山东教育出版社

鲁新登字 2 号

百 家 论 杂 文

宋遂良 王万森 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招远市印刷厂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32开本 16.375印张 5插页 365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1—4,000

ISBN 7—5328—1785—7/I·42

定价 24.90 元

目 录

读《田仲济杂文集》有感	罗竹风 (1)
论田仲济和“鲁迅风”杂文	姚春树 郑家建 (8)
文章不是无情物	刘锡诚 (24)
真的人和真的杂文	钱理群 (30)
田老杂文理论的价值厄言	庄钟庆 (37)
逆向思维的魅力	丁景唐 丁言模 (47)
“我的心是赤诚的”	彭晓勇 钱荫榆 (55)
田仲济杂文印象	吴福辉 (64)
文艺理论上的可贵贡献	陆耀东 (71)
燃烧的火焰	鲍 晶 (78)
为了净化民族的灵魂	刘增杰 (86)
恒空北斗 一代宗师	徐瑞岳 (90)
祝贺《田仲济杂文集》出版	乔廷斌 (93)
论《田仲济序跋集》的评论风格	徐越化 (97)
深刻厚重 多姿多彩	李春林 (114)
人品与文品	苗得雨 (131)
志高言洁 志大辞宏	任乎先 (136)
根于爱	陈宝云 (140)

读《田仲济杂文集》随感	任 远	(150)
我对田先生杂文的结识与思考	赵耀堂	(157)
学者生涯的轨迹	丁振家	(163)
杂文,对杂文作者所要求的	丽 莹	(170)
田仲济先生与杂文	郭慎娟	(175)
“忠恕而已矣”	王兆山	(189)
田老杂文的个性特质	王光东	(210)
大时代的先行者	吕慧鹂	(213)
由一个“范本”看鲁迅后现代杂文的 发展	孔范今	(227)
读老师《田仲济杂文集》	谷辅林 牟书芳	(240)
广阔的画面,反虚伪的精神	吴开晋	(248)
田仲济杂文的艺术品格	韩立群	(253)
论田仲济“鲁迅式杂文”的特色	陈炳熙	(267)
我们的导师田先生	刘献彪	(282)
忧患·真诚·新颖·隽永	马瑞芳	(286)
从历史纵深处审视现实	刘增人	(301)
作为杂文作家的史家品格	宋益乔	(308)
论《田仲济序跋集》的个性	韩丽梅	(318)
杂文的启示	沈渝丽	(327)
田仲济先生抗战时期杂文的贡献及其 政治讽喻性	张林杰	(333)
青年田仲济的社会批判意识	周细刚	(344)
田仲济杂文的创作个性初探	耿传明	(359)
田仲济杂文的“美文”品格	季桂起	(366)

试论田仲济杂文的文化意旨	陈 颖 (376)
论中有画 绵里藏针	沈 玲 (387)
遵循鲁迅杂文传统不断开拓前进	朱德发 (393)
从一个窗口看田仲济先生	蒋心焕 (414)
器大声宏, 文简意深	张 蕾 (428)
三点感受	查国华 (443)
从一个作者看我国现代杂文的道路	宋遂良 (452)
田仲济: 善于聊天的杂文家	吕家乡 (460)
杂文中的“广告”艺术	袁忠岳 (471)
一个杂文家的思想历程	李继曾 (478)
民族灵魂的深切关注	王万森 (492)
“鲁迅风”的追求与延续	杨洪承 (501)
附: 田仲济答记者问	杜文远 刘绍本 (510)
后记	编者 (515)

读《田仲济杂文集》有感

罗竹风

一、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思考

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吞并中国，由来已久；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变本加厉，1937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全面、公开的侵略野心暴露无余。

为了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抗战开始，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十年内战的基本经验，分析了中日两国国情，发表了《论持久战》这一光辉论著。他指出抗战须经过三个阶段，即敌进我退、相持、反攻，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中国正是沿着这条曲折道路走过来的。此外，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都写过指导性的专著，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引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脚印地走向胜利。

由于历史条件和敌我力量对比所决定，中国抗战分为正面

和敌后两个战场，同时也出现了两种政权（敌伪除外），也不妨称为“一国两制”的萌芽或雏形，即所谓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由于敌人国力不足，“蛇吞象”是不可能实现的，再加蒋介石后来消极抗战，前方一败如水，中国大地便出现了许多空白点或阴阳界，需要一种力量去填补，而这一历史任务就落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肩上了。以陕甘宁边区为核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光芒辐射，便在敌后建立了无数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支点”，在这里生息教养，聚集力量，像插在敌人心脏的千百把利刃，极大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需要有武装和文化两支部队相互配合，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当时大、中城市多已沦陷，大部分文化人投奔延安，他们从亭子间走向根据地，有许多思想问题亟待解决。归根结底，无非是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作法问题，也就是立场和态度问题，而前提条件是认真改造世界观，从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了解决这一根本问题，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重要论著，它一直教育了两三代文艺工作者，使他们深入农村，深入工厂，深入部队，深入基层，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从而创作出许多划时代的力作，形成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指导文艺走向上仍然是长青的。但在个别论点上，也需要重新评估。因为是专对根据地文艺工作者而言的，并未涉及大后方特别是重庆的问题，因此，有关“还是杂文时代，还是鲁迅笔法”，就有值得商榷的余地。毛泽东认为，在抗日根据地，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杂文可以大声疾呼，无需隐晦曲折，

这对大后方的作者来说是未必妥当的，即使在根据地，事实也并非如此。王实味写了一篇《野百合花》，不过正面提出某些干部对养小鸡有所偏爱，并发了一通议论，但后果呢？被扣上了一大堆反革命帽子，从此便与人世隔离了。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是“不杀的”，但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央机关撤至黄河边的兴县，还是由康生的一纸命令被处决了。因消息隔绝，夫人还一直以为他还活着，真正成为“可怜兴县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了。据说王实味直到1992年才平反昭雪。胡风对文艺问题写了一封公开信，不是也因反革命罪名牵连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统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么？由此可见，“大声疾呼”即是在解放区和社会主义社会也并非轻而易举的，更不容说是国民党统治区了！

二、田仲济杂文的时代精神

今年4月中旬，在济南召开了一次盛大的田仲济杂文学术研讨会，我有幸被邀参加，得以聆听各地专家学者的发言，对田老杂文写作的成就，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对我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在《田仲济杂文集·序言》里，作者首先肯定了“鲁迅是伟大的，他给我们留下了反映了那一时代的诗史，由他独创又达到了极高水平的杂文。我们都承认，他的杂文比小说等，占一个更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就应该学习它，进而发展它。”他还说：“杂文无论在什么时代，看样还是应该写下去的。何况现在国际间斗争还是复杂的，在国内各种斗争仍然还是有的，对朋友，杂文何尝就不可以使用呢？说这种文章是对敌人的斗争武器，是投枪和匕首，对人民

内部使用时要小心谨慎，更不要伤害自己，更不要伤害同志……”时代虽然不同了，但人世间还有矛盾，还有斗争，因而杂文仍然需要。他衷心希望杂文复兴起来，希望大家再写起杂文来，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毫无疑义，田仲济的杂文是属于鲁迅这一战斗系列的。

田老把自己所写的杂文分为4辑，对我来说，特别感兴趣的是第二辑（1937—1945）在重庆所写的那些杂文，因为抗战八年，我们处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区，生活、经历都不一样。这期间，田老的杂文深沉而又尖锐，对国统区“雾重庆”伸手不见五指，风雨如磐的黑暗尽情揭露，涉及范围极广，对各色人等特别是发国难财的大小蛀虫剖析、鞭挞淋漓尽致，而对受压迫被剥削、呻吟在饥饿线上的广大人民，则予以深厚同情。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拼死挣扎，形成两极对照。出路又何在呢？于无声处听惊雷，有朝一日，进步和光明总是要战胜落后和黑暗的。田老抗战期间的杂文，也不妨说是国统区众多社会相的一面镜子，一幅画卷，一部诗史，它将在当代杂文史上占一席之地，留下光辉的篇章。

田老是属于鲁迅杂文作者阵营的，那么他和鲁迅的异同，也就是说其杂文又具有什么特点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有共性而无个性，事物是不便理解的。从杂文的基调而论，两人都是战斗的、进取的，为民族为国家求生存，针砭时弊，向往光明，具有时代精神的诗史。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要求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而其中头等重要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作亡国奴，因而抗战就成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志了。鲁迅于1936年10月逝世，他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田老不仅看到，而且亲身经历过。抗战涤荡了某些

长年积累下来的污垢，提高了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锻炼了民族意识，升华了人们的灵魂，转变了知识分子的是非观念。例如闻一多等从反鲁迅的立场转为尊崇的热情，即是明证。各方面都必须来一个彻底转变，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抗战给田老带来了希望，理应成为现实的希望。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倒退，却像水中捞月，变成一场空，从希望到失望所造成的挫折，必然对国民党的腐败更加不满。这可能是和鲁迅不同而又相同的一种感受吧。但时代总是不断发展的，从希望而失望，还并未绝望，这是因为当时还有广大的根据地在，亿万人民是要求抗战到底的，即使在“雾重庆”，进步力量也是不能低估的，田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这又是鲁迅那时所没有的。在文风上，田老杂文更加明白易懂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隐晦曲折”，文如其人，也许是和田老的性格、阅历有关吧？

三、仍然是杂文时代

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应当针对社会现象发议论。不发议论的杂文等于没有灵魂。发议论必有褒贬，赞扬什么，反对什么，态度分明。杂文缺少不了讽刺，最好还要具有幽默感。讽刺不外直接的挑剔和指责，意在揭露黑暗，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最终目的仍然是贬恶扬善。幽默往往是作者与读者的某种默契，“心有灵犀一点通”，打中要害，不禁哑然失笑，它也是由某种含蓄的讽刺所引发出来的。想提高杂文质量，我以为应当从讽刺和幽默方面多下功夫。

在表现形式上，杂文需要隐晦曲折。文似看山不喜平，多让读者前后左右、迂回曲折地想想，将更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文有尽而意无穷，有回味，有余韵，意在文外，而不至一泻无余，显得直而露，干巴巴，光秃秃。杂文以短小精悍为贵，抓住一点，发掘剖析，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全面论证。“大声疾呼”当然无可非议，但必须具备那样的政治条件，否则作者难免被当头棒喝，甚至还要挨板子的。和盘托出，不留余地，并不一定就是好杂文。如果是写政论或其他文体，那倒需要“大声疾呼”，因为它的社会效益不同，要使更多的人通晓明白，便于贯彻执行。

至于鲁迅笔法，也不能偏废。时到如今，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仍然没有涤荡净尽，人的素质远远落后于50年代。为了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继承发扬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文化和党的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等优良作风，克服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一切腐败现象。海南省的一个银行普通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其他坏人相互勾结，竟然贪污公款3340多万元，首都也出现过长城公司10亿元的大诈骗案。至于公宴成风，一年请吃即达一千亿元，近于天文数字，人们初步估算吃掉了一艘航空母舰。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早已根绝的嫖娼、聚赌、犯毒等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对社会危害极大。全民经商，超前消费，拐卖妇女，车匪路霸相当猖獗……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下，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其中包括政治的、法制的、经济的、教育的、道德的乃至文艺的各种手段。在文艺阵线，杂文更应当发挥它的针砭时弊，抑恶扬善的特殊功能。鲁迅笔法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以杂文构成一种包围圈或防疫带，让一切社会丑恶、腐败现象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善莫大焉，又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民间有许多顺口溜，即过去所说的“政治笑话”。从《诗经》开始，中国就有观民风，察民隐的采风工作，采风可以成为杂文很好的素材。例如“出门一座楼（指豪华汽车，价钱相当一座楼房），嘴叼二斤肉（洋烟一支十元上下），一顿吃头老黄牛（一头老黄牛 1000—2000 元）”，具体而形象，而且又是隐晦曲折加以表达的。

杂文材料俯拾即是，有志者曷兴乐来。

1993 年 8 月 · 青岛

论田仲济和“鲁迅风”杂文

姚春树 郑家建

田仲济先生作为知名学者，特别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少数几位奠基人之一的声誉、地位和贡献，是世所公认、载入史册的。但他作为杂文家和杂文理论家却鲜为世人所知，也未引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足够重视。

田先生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已60多年了。他的杂文创作和杂文理论研究几乎是和他的革命文学活动相伴随的。他的杂文创作，在建国前结集出版的有《情虚集》、《发微集》和《夜间相》，建国初结集出版的有《微痕集》，新时期结集出版的有《田仲济杂文集》、《田仲济序跋集》。他的杂文理论主张在建国前的有理论专著《杂文的艺术与修养》，建国后则散见在他的一些序跋和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里。无论是杂文创作还是杂文理论研究，它们都属于中国现当代杂文史的很有价值的组成部份。因之，我们今天对田先生的杂文创作和杂文理论成果的重视和研究，不仅是对田先生创造性劳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尊重，也是对中国现当代杂文史的尊重。

我们认为任何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创作研究，都是对那属于历史之一环的作家主体的创造性劳动的一种历史阐释，一

种历史发现，一种历史价值的估定。就田先生的杂文创作和杂文理论研究而论。有许多话可说，但我们认为也许只有把它们放在由鲁迅开创的，鲁迅的战友和学生继承、丰富和发展的“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这一大系统内来考察，才能揭示田先生的杂文创作和杂文理论的特质，才能准确估定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吧。

茅盾在其文学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里曾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既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也不同于中国历代文学史的特点，这就是杂文的作用。”从“五四”以来，现代杂文在进行社会思想启蒙和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上，发挥了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和文艺样式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先驱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和周作人等人，都写过杂文。这些新文学运动先驱者所开创的这一传统，为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继承、丰富和发展了。从而，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有众多的杂文社团、杂文流派，有风姿各异的杂文作家，这确是中外杂文史上极为罕见的一种壮丽奇观。

正如古人说的，“譬若众星之拱北辰”，在灿烂的星群之中，只有北斗星是最璀璨明亮的。鲁迅所开创的杂文，鲁迅的战友和学生所师承、丰富和发展的“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是中国现代杂文星野里的北辰，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奔腾不息的主流，是中国现代杂文唯一正确的方向，愈走愈宽广的大道。

杂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如鲁迅所说，是“古已有之”，“外已有之”的。但古今中外杂文史上，还没有一个杂文作家能象鲁迅那样，把杂文锻铸成那样威力巨大的战斗武器，使之具有那样强烈的艺术魅力。杂文创作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毕生事业的核心。他的杂文不仅有着所向披靡的战斗威力，而且对一切追求进步、找寻真理，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立志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人们，有着巨大而长久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而对一切热心杂文创作的人来说，鲁迅杂文则是他们创作灵感的一个源泉，是他们提高自己杂文创作的艺术水准的原动力。

鲁迅健在的“左联”时期，已有一大批左翼作家如瞿秋白、茅盾、冯雪峰、胡风、徐懋庸、唐弢、聂绀弩、周木斋、王任叔等，集合在鲁迅的旗帜下，以杂文作战斗武器，作集团式的冲锋。鲁迅逝世之后，上海孤岛时期的以王任叔、唐弢为代表的“鲁迅风”杂文流派，活跃在桂林和香港的以夏衍、聂绀弩为代表的“野草”杂文流派，重庆的郭沫若，昆明的闻一多、吴晗和朱自清，民主根据地的丁玲、艾思奇、林默涵、何其芳，东北的萧军等都自觉师承、丰富和发展鲁迅所开创的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战斗传统。这就是历史上有人称为的“鲁迅风”杂文或“鲁迅式”杂文^①。因此，我们说，“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奔腾不息的主流、是最宝贵的战斗传统。

据田仲济先生自述，他在革命文学论争时就走上革命文学道路，他“开始是写诗，写散文”，“是过了些时候，我才喜欢起杂文来，尤其是鲁迅的杂文。”他以鲁迅杂文为榜样，“试着”^②写起杂文来了。从《田仲济杂文集》看，他最早的杂文是写于1932年，那时他才不过是25岁左右的青年，同唐弢和徐

懋庸等的年纪不相上下，他也同他们一样，一开始杂文创作就以鲁迅为师，就选择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从那时起，田先生在这条正确而不平坦的道路上走了60多年了。而这漫长的60多年，正是田先生以自己的杂文创作实践和杂文理论研究，丰富和发展“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战斗传统的60多年，也是田先生对中国现当代杂文作贡献的60多年。

我们首先着重考察田先生在杂文理论上所作的贡献。从古今中外的杂文史来看，存在着杂文创作的异常丰富和杂文理论的惊人贫乏的强烈反差，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象样的杂文理论是“五四”以后才在中国出现。作为革命杂文大师的鲁迅对杂文理论建设作出最大贡献，他的杂文理论主张是丰富的、深刻的、辩证的，但是鲁迅没有写过专门性的杂文理论著作，他这方面的主张散见在某些短文，以及杂文集和译作的序跋里，没能以系统严整的理论形态出现。鲁迅之外，瞿秋白、茅盾、冯雪峰、郭沫若、徐懋庸、朱自清的某些论述鲁迅杂文的理论篇章，为丰富杂文理论作出了贡献。据我们所知，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以理论专著形态出现的杂文理论著作是王任叔的《论鲁迅的杂文》（1940年）和田先生的《杂文的艺术与修养》（1943年）。近年来，田先生这本杂文理论专著日益引起我国理论界的重视。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理论卷一》选录了其中的“略论杂文的特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③，选录了该书除“高尔基的社会论文”外的全部。

《杂文的艺术与修养》包涵了如下几个部份：“略论杂文的特质”、“讽刺与幽默”，“鲁迅的杂文观”、“鲁迅战斗的旗帜”、“唐弢及其《投影集》”、“高尔基的社会论文”、“后记”。在撰写

这本杂文理论专著时，田先生创作和研究杂文已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田先生说：“近几年来许多人在提倡杂文，说它是一种最犀利的武器，但自鲁迅先生逝世后却衰落下来了，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武器，复兴杂文。”但他又感慨道：“提倡杂文而不研究杂文是目前的一种缺陷。”他甚而认为“关于这一部门的理论却几乎还‘绝无仅有’。”这清楚表明了他撰写这本杂文理论专著，乃是为了“复兴”“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战斗传统的心迹和宗旨。

田先生研究和倡导的不是一般的杂文，而是鲁迅的战斗杂文，高尔基的战斗杂文，唐弢的“鲁迅风”战斗杂文。在“略论杂文的特质”那一章里，田先生不满足于徐懋庸和欧阳凡海等关于鲁迅杂文的论述，他发挥瞿秋白，特别是茅盾的有关论点，深刻指出鲁迅杂文特质的四个方面，即“第一”，“不是冷嘲，不是热讽，而是正面短兵相接的战斗性”，“第二”是“深刻锐利”，“第三”是“独到的见解。精辟、深透、不落俗，不同凡响”，“第四”“形式的特质是隽冷和挺峭”。田先生对鲁迅杂文特质的这一概括，在今天仍能给人理论启发。在“讽刺和幽默”那一章里，田先生分析了鲁迅杂文的讽刺和幽默，以及两者的差异和联系，他着力阐发了茅盾的一个精辟观点，即茅盾说，“没有他（鲁迅）那样的天才，没有他那样深厚的学养，勉强学他的独特的讽刺和幽默的作风，难免要‘画虎不成’罢。”“鲁迅的杂文观”是田先生对鲁迅的杂文理论主张的初步的理论梳理，这个梳理尽管是初步的，但却是鲁迅杂文研究史上的第一次，这个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工作，迄今仍未见有人做过。“鲁迅战斗的旗帜”和“唐弢及其《投影集》”两章，全力阐发继承和发扬“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战斗传统的思想，我们认